



影印

四庫全書

文淵閣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五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春秋經筌

宋 趙鵬飛撰……………一

呂氏春秋或問

宋 呂大圭撰……………四七七

附春秋五論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經筵卷一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張德濤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經筵

春秋類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筵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經筵十六卷宋趙鵬飛撰鵬飛字企明號木訥綿州人其意以說經者拘泥三傳各守師說多失聖人本旨故為此書主於據經解經其自序曰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無傳以前其旨安在當然與心會矣又曰三傳固不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有時得聖意者夫三傳去古未遠學有所受其間經師行說漸失本意者固亦有之然必一舉而刊除則春秋所書之人無以核其事所書之事無以核其人即以開卷一兩事論之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其失在夫婦嫡庶之間苟無傳文雖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不能知聲子仲子事也鄭伯

克段于鄆不言段為何人其失在母子兄弟之際苟無傳文雖有窮理格物之儒殫畢生

之力據經文而沈思之亦不能知為武姜子

莊公弟也然則舍傳言經談何容易啖助趙

匡攻駁三傳已開異說之萌至孫復而全棄

舊文遂貽春秋家無窮之弊蔡條鐵圍山叢

談載鹿溪生黃沈之說曰今時為春秋者不

探聖人之志逐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窮經

則會計書甲子者若干書侵書伐凡幾云云

沈從學于陳瓘黃庭堅其授受尚有淵源而

持論業已如此蓋皆沿復之說也鵬飛此書

亦復之流派其至陋者至謂經書成風不知

為莊公之妾僖公之妾付之闕疑張尚瑗三

書折諸譏其臆解談經不知左氏有成風事

季友而屬僖公之事不值一喙頗為切中其

病然復好持苛論鵬飛則頗欲原情其平允

之處亦不可廢寸有所長存備一說可矣乾

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經筌序

蜀在天一方士當盛時安於山林唯窮經是務皓首不輟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經意然不輕于自衍而人莫之知書之藏于家者又以國難而燬良可慨嘆麟經在蜀尤有傳授蓋濂溪先生仕于合伊川先生謫于涪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于伊川以發明筆削之旨老師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討論傳諸其徒雖前有斷爛朝報之毀後有偽學之禁而守之不變故薰陶浸漬所被者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筌序

如馮公輔朱萬里張習之劉光遠諸先生皆一時所宗吾鄉木訥趙先生獨抱遺經窮探冥索實為之倡所著詩故經筌二書有功于聖經甚大詩故湮沒不傳唯經筌獨存其為說不外乎濂洛之學而善于原情不為傳注所拘至于推見至隱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其所參訂率有依據經生學子竊其緒言以梯科第者踵相接也噫先生著書以淑後學豈為是我先民謂春秋孔子之刑書傳為案經為斷其說尚矣然至當無二

而三傳殊說猶未免于致其疑有能卓然不惑于好惡是非之私不徇夫牽合傳會之失先原情以為之裁準得其情則案可斷刑可用矣孔子作春秋必質諸人情孰謂探索于千有餘年之後而不知原情以救事哉此余所以深有味于是書也余與先生居同里且受經于先生之高弟每患此書未能散見于四方謹刊諸家塾與同志共之讀經者儻能主濂洛胡文定之說以求夫大經大法之要又以此書原當世之人情而歸于至理廣而充之舉而措之以正誼明道為心以撥亂反正為事使吾夫子賞罰之公不徒載之空言尚先生明經之明咸淳壬申陽月朔後學石泉青陽夢炎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筌序

春秋經筌序

木訥子作經筌自敘其旨曰魚可以筌求而經不可以筌求聖人之道寓于經如二儀三光之不可以肖象筌何足以囿之蓋吾之所謂筌心也求魚之所謂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囿而可以心求求經當求聖人之心此吾經筌之所以作也然聖人作經之心安在哉曰聖人淑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則所謂威福者為賞為罰為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則所謂威福者為褒為貶為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賢不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識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舉十六相誅二叔與十亂為二帝三王之威福也若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魄貶而誅姦魂其文見于片言隻字之間而威福與二帝三王同其用則深辭隱義詎可億而度哉故五經鮮異論而春秋多異說麟筆一絕而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劉之調人紛然雜出幾成訟矣後學何所依從耶及何休杜預之註興則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筌序

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於師

者彼所學者則有太官墨守之喻所不學者則興賣餅之譏各懷私意以護私學交持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勝于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于異端則褒貶自見然世之說者例以為非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意後世有三家者為之傳邪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邪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為是不可曉之義以罔後世哉顧學者不沈潛其意而務于速得得其一家之學已為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若何休癖護其學吾未嘗觀焉惟范甯為近公至于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學也其師之失亦從而歲之故穀梁子之傳實賴甯為多如經書乾時之戰我師敗績赤曰不諱敗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筌序

二

內也甯知其妄正之曰讎無時而可通惡內之言傳失
之經書作三軍赤曰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也甯知
其疎正之曰總言諸侯一軍又非制也若是者蓋多有
之故愚以為甯之學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乎
春秋焉愚學春秋每尚甯之志固願視經為的以身為
的而心為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于的鴈鶩翔于前不
暇也三傳紛紜之論庸能亂吾心哉庶有得于經而無
負聖人之志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筵
序

三

心求之作經筵左綿趙鵬飛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筵卷一

宋 趙鵬飛 撰

隱公

始隱

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將興西周
矣興西周之志不得行於時而寓於春秋故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則春秋者中興周室
之書也然則不始於孝不始於惠而始於隱何哉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筵
卷一

春秋之作為周也非為魯也當孝公之世平王之初
也庸詎知平王不能興衰撥亂而為西周之宣王乎
初則急矣迄惠公之世平王之中也庸詎知平王不
能勵精改圖振刷羣弊卓為賢主如商之太甲乎中
亦懈矣初急中懈則興西周之業尚何望哉至隱公
之世則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末政愈不綱而天下
之亂有加於前而中興無其人矣夫子於是憫悼衰
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興之教也故始於隱非始乎

隱始乎平王之末也謂周室至是不可不中興矣諸儒不探夫子之志妄指一事以為春秋之始是待聖人以不廣也學者無取焉

不書即位

春秋之法有不沒其實而見意者蓋多矣而書即位不書即位之間尤顯焉魯十二公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書即位者八桓文宣成襄昭定哀是也蓋繼故不書即位正也而隱非繼故亦不書即位繼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
卷一

二

正書即位正也而桓宣繼弑亦書即位此所謂不沒其實也惠公元妃孟子卒而無嫡長隱公聲子之子桓公仲子之子隱桓均庶也則隱公長當立惠公以仲子有手文為魯夫人之異謂桓為嫡焉邪志也隱公因其邪志亦謂桓嫡而已庶曰桓長吾將授之故於元年不敢行即位之禮自以為已不當立將遜於位也聖人因其志而不沒其實譏隱公不正即位之禮而萌為氏之禍焉若夫文成襄昭定哀繼正

者也書即位常事耳而桓弑隱而自立宣殺惡及視而自立而亦書即位者此亦如其志不沒其實以誅其篡也一不書即位二書即位皆不沒其實而罪惡自見愚以是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修也而或者謂定公受國於季氏亦書即位當從桓宣之例愚以為定公非篡也其得國非其意不當從桓宣篡立之例若定公從桓宣之篡則春秋用法無軒輊矣

元年春王正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
卷一

三

春秋之作有因舊史之文者有出於聖人新意者因史文所以全一經之體出新意所以示褒貶之法書元書春因舊史也書稱太甲元年太甲元祀則謂一為元已見於太甲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則四時之別蓋始於堯則書元書春在春秋為無義例魯史記之體當然矣惟書王不書王書正不書正則聖人之新意也於春之正月上必書王蓋以王法而正天下也人君即位之初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餘年

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惟事在時則書春而不月不月則不書王蓋不可虛書春王月也如五年春公大魚于棠故無月而不書王者無褒貶十二公之中惟桓公有月而不書王有月而不書王桓無王也其說詳之桓公若夫書正月者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不在正月則不書正月事在時則書春而不月惟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以王法正之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天子而去信則不能服天下諸侯而去信則不能有其國貴而卿大夫賤而士庶人不本乎信則無以立乎天地隱公千乘之君也內則疑其附庸外則疑其鄰國遠則疑于外裔何以為國乎邾儀父附庸也首盟之宋鄰國也繼盟之戎遠人也亦盟之則隱公之不自信而疑人亦甚矣春秋之初聖人首書盟盟者志不信也且元年及邾盟而七年公伐邾及宋盟而十年翬伐宋二年及戎盟而七年凡伯來聘我而戎

伐之則盟果可恃哉故春秋之書盟凡以譏其不信也然歃血要神以期疆場之靖不猶愈乎干戈相向以讐兵毒民邪以三王之世責之則盟為不信以春秋之時待之則盟為美事矣聖人蓋不得已而加恕心焉不沒公不名儀父無貶詞褒之歟曰是何足褒幸之而已其去干戈而即盟去盟而即信則尚可以還三王之世也惜乎隱不數年渝盟而即戎聖人復何望哉附庸之君未王命者書字儀父邾君之字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聖人之治天下始於修身齊家堯始於親九族舜始於遜五品文王始於刑寡妻以至於兄弟武王始於重民五教孔子言大學之道亦始於齊家故春秋之作尤以名教為重春秋之初首書鄭伯克段之事嗚呼聖人尚忍言之蓋亦不得不誅也然則何以誅乎鄭伯不友段不弟均名教之罪人也而段為重世之說者皆甚鄭伯而恕段不知段何以恕也君雖不君

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兄雖不兄弟遽可以悖逆邪予段之說本於序詩者之誤後學也詩序漢書附益之非聖人之言也叔于田大叔于田二詩之辭皆刺段也而序者曰刺莊公且其詩曰巷無居人不如叔也言無叔之橫也叔在藪火烈具舉禮褻暴虎獻於公所言叔之暴也二詩無一言及莊公何也其說生於左氏曰稱鄭伯譏失教也特以為莊公失教以致段之愚非謂莊公之罪重於段也而序詩者誤以為刺莊公是兄不可以不兄而弟可以以不弟也吾竊謂聖人責臣之過常重責君之過常輕非苟加輕重也長幼之分也尊卑之義也分義定而天下定吾不信鄭伯之罪重於弟也凡諸侯之弟稱弟親之也或稱公子宗之也段不言弟不稱公子比於路人也比段於路人庸謂之恕段乎蓋莊公不幸有悖逆之弟如舜之待象可也禮以繩之仁以字之祿之而不可任以事富之而不可寵以兵而鄭伯

之罪本於請邑而不拒繕兵而不禁益其愚助其虐至不可制而將以兵加我焉然後以兵克之左氏所謂譏失教是也克者勝之之辭鄭伯不克段則段克鄭伯書曰克段言段彊暴幸鄭伯之勝也使不幸而段克兄又何以訓哉愚謂觀詩之旨而得春秋之意明春秋以正段之罪蓋以名教之義不可重誅兄而輕責弟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中庸九經之一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自入春秋天王之厚往則然矣望其薄來不可得也書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責魯也而說者以為罪天王不當賵人之妾蓋魯以為夫人赴諸侯王因是來賵焉然則經何以不書夫人曰不書夫人所以正隱也仲子惠公之妾桓公之母隱公以仲子為惠公之正室而赴於諸侯是啟桓之篡心也初不行即位之禮既又正桓母為夫人而赴於諸侯五年又為之考官

獻羽則桓之心枕刃習毒已萌於此蓋恨其稚而志不獲伸矣是隱公之自取禍也故聖人於其來賄也斥曰仲子不以夫人書也而天王何責哉魯有妾喪而平王賄之平王崩而魯不會葬愚以是知望魯之薄來不可得也夫子責魯不具重歟宰士也咺名也非宰周公之宰膳宰之宰也微者曰氏車馬曰賄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信不足而後盟兩君交盟尚疑不信而微者相盟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卷一

八

復安在哉且不信者君也而盟則微者也微者之盟果能結二國之信邪及宋人盟于宿無盟可也至十年乃伐宋而取二邑則微者之盟何有於信哉外出大夫名而內不書公公屈於大夫諱之也及齊高傒盟是也或承上文而內不出主名及國佐盟于表婁是也內不書公外書人皆微者也此宿之盟是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古者王臣無外交王臣天子之臣諸侯亦天子之臣

諸侯則許其相朝一德以尊天子而王臣締交亦何

損於王室哉蓋周之制王畿千里曰萬乘以制四方

諸侯大國不過千乘以制十國始能敵王畿之內所

以犬牙相制以杜僭亂之隙凡食采於王畿者皆萬

乘以數也使內外之分不嚴而寰內之卿大夫獲交

於諸侯內外之勢一合則王畿危矣此王臣所以不

得外交者為是也今祭伯非王命非朝非聘非奔非

放而率然來魯何哉其來之意不可得而知也故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卷一

九

曰來以誅之說者皆曰祭國伯爵惟黎錚以為字曰

天子三公稱公如宰周公之類是也其餘則字也祭

叔尹子單子劉子皆字也不然劉子卒來赴以為爵

也當曰劉子卷卒何以直曰劉卷也是知其伯叔

子皆字也祭采邑此說諧理故取之

公子益師卒

大夫之卒書於冊者其國之上卿當國者也生為國

之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君為之不視朝撤樂

減膳以著其戚登名於史冊以示禮也公子益師魯之卿也其事雖不見於春秋而史必書之以崇恩也此魯史之舊非聖人之新意惟書氏去族則見其善惡也公子氏也書氏所以別不書氏者以見褒貶焉或以公子為命大夫或以公子為世卿意之也吾於無駭詳之

二年春

事在時則不書月不月則不書王無義例他皆倣此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
卷一

十

謂隱公十年無王者臆論也

公會戎于潛

公會戎于潛說者皆曰會禮以會諸侯猶可也會戎甚矣噫不度時論勢而責人於難吾未見其達也先王盛時寄象觀譚皆列於四海之外叛則討之服則綏之來朝則坐之門外不與諸侯齒也周德之衰其屬離居中夏赤狄白狄伊維之戎陸渾之戎驪戎徐戎皆與諸侯同處明王不作隱公其能驅之四海之

外哉凡伯天子之使而我輒伐之魯與之有疆場之交能保其不犯牧圉乎幸其不以戈戟相舂而惠然尋會魯何辭而拒之哉故不得不會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向均小國地醜德齊初無以大相過也自入春秋疆凌弱衆暴寡以一日兵力之舒則要利幸勝於鄰國王法不行而諸侯專兵以犯侯度也春秋之初以兵入人之國者此為兵首則其貶固不輕也入者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
卷一

十一

兵直造其國都也三傳書入之例穿鑿甚矣而春秋書帥師者將尊師衆也書師將尊師少也書人將卑師少也君將不言帥師此春秋之常也至春秋之變則不然有君將而書人者有將尊而書人者貶也有師衆而書人者恃衆也蓋春秋不變文無以著褒貶莒人者何也莒子也左氏以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則非衆也非將卑師少也人莒子以重其貶誅兵首也自是而後向不復見於經至宣四

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則向
卒為莒所滅而地入於莒也則莒之暴戾甚矣故聖
人於此首誅之以見意

無駭帥師入極

極微國也以魯之衆而無駭之專帥大衆以臨之宜
乎直入其國而莫敢抗也然動大衆而陵小邦不足
以言武而無駭所以然者將以示威於莒也莒人入
向向迫近乎魯魯人疑其東鄙之侵也故亦動大兵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
卷一

十三

以脅之莒則不能無恐矣極何負於魯哉隱公即位
修好於四鄰近而邾宋遠而外裔皆會而盟之莒雖
睥睨於東鄰亦將有以親之也故其後因紀子帛為
密之盟而遂結浮來之好則今日帥師之舉非公意
也無駭繼公子執國柄者也以其柄之在己而專為
是役故聖人惡其專兵去族以示貶殺梁謂隱不爵
命大夫爵命自爵命耳何與於去族書族乎是殺梁
以爵命為命氏也命氏自命氏何干於爵命乎爵命

何也禮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

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雖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周禮一
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此三命也大國之卿三
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此所謂爵命也何
與於命氏哉命氏非天子命也其君之命也公之子
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
故以王父字為氏也如公子公孫皆生則姓之受氏
之常也不必命於其君惟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
故以王父字為氏私所不安焉故必請於君而君命
之此命氏也何與於爵命哉左氏謂無駭卒羽父請
族者為無駭之子請族也杜氏不達以為為無駭請
族則無駭為終身無姓也豈人情哉然則無駭公孫
無駭也無駭卒而羽父為無駭之子請諡為展氏也
諸儒謬以爵命為命氏謂無駭不書氏為未爵命故
愚力辯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
卷一

十三

費誓言徐戎並興東郊不開則魯之有戎患蓋始於伯禽伯禽之賢不免設甲冑備弓矢植板幹峙芻茭而後能禦之蓋亦勞矣今隱公春會之戎請盟公辭及秋復乞盟而遂及之盟則知戎之有慕於魯而服之不勞也隱何足慕哉隱雖不正而有遜國之心視千乘之位如敝屣春秋之世蓋難其人即位之初和睦於四鄰故戎因是而有慕焉雖歃血要神非戎人所宜然而修疆場之好以弭兵息民者則亦春秋之美事也以文王之聖而事昆夷太王之賢而事獯鬻隱公何疵焉春會而秋盟之隱公之慮患深矣則唐之盟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盟之隱公蓋亦知司盟之典不可紊再辭而不獲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譏不親迎也紀侯娶於魯而使大夫逆女非禮也伯

姬魯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
卷一

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傳
卷一

十五

莒自入向之後哆然有窺魯之心故無駭帥師入極以怖之莒雖小國僻處海上有夷風焉伺間而窺魯蓋未已也紀裂繻往來莒魯之間而知之於是遂與莒子盟于密為魯謀也周官有調人諧和萬民有合方氏除其怨惡則和諧讐怨亦聖人之所與也故裂繻字而不名褒之也卒之八年為浮來之盟莒魯交好終隱及允無東鄙之侵子帛之功也然則子帛奉命逆女而遂盟莒子可乎大夫出疆有可以尊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不惟足以平莒魯而紀魯之好愈篤則於其國亦不為無益也子帛裂繻字序莒子上主盟也或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何以不字曰結抗也大夫不可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結抗齊宋不旋踵而來伐結之罪也子帛盟莒子順也不旋踵而莒魯交好子帛之功也聖人之書法視人之功罪而已何容私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隱公之妻也左氏以為仲子且安有元年
先歸賵至二年而後薨邪誣人甚矣天王雖微亦不
致顛倒死生之理以死理賵生人也不近人情一至
此哉公羊以為隱母亦非也隱既不自正安肯正其
妾母為夫人且惠公元妃孟子則隱母聲子桓母仲
子均妾也仲子不得為夫人案歸賵不
書夫人聲子亦安得為
夫人非獨隱公不以為夫人聖人亦不與其為夫人
也安得以夫人書若然則無以知隱之正矣曰均庶
則長立隱公長也長則為正若妾母則均不可稱夫
人也則是夫人子氏隱妻也隱既不自正亦安肯稱
為夫人曰稱夫人臣子詞也魯以隱為君豈容不以
子氏為夫人薨稱夫人國人辭也不書葬隱不以夫
人禮葬之也隱雖不以為夫人而國人夫人之聖人
亦因而夫人之所以正隱之當立也

鄭人伐衛

左氏曰討公孫滑之亂也共叔之亂滑出奔衛衛人

為之伐鄭取廩延於是鄭人伐衛雖滑之奔不見於
經然春秋之始鄭衛之怨不可得而考以克段之事
觀之則段奔其子必不安於鄭餬口於衛亦無足怪
者鄭不幸而有兄弟之隙而衛又因其餘孽而加兵
於鄭蓋亦交亂鄰國矣然聖人書鄭人伐衛若責鄭
之深者何哉於以見鄭莊之不仁也管蔡之亂周公
誅其父而錄其子蓋以為亂者管蔡也其子何罪故
封之上以慰先君之心下以明己之不公於殺也今
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使栖栖然僑囂於衛而又
加兵於衛焉使衛而不敵則滑復為鄭伯所魚肉也
衛鄭地醜德齊則其伐衛也必不以微者行今不書
君將不書師不書帥師斥而人之貶鄭之辭著矣其
後使州吁得以藉口而脅宋伐鄭宋鄭交兵迄隱之
世不解職此為之兵端也貶而人之其旨遠哉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日食三十六著天變以警懼人君也陰陽家流

則曰日行有常度當食則食事之常耳莊二十五年一食不當食而食歷家誤也古有太陽當虧不虧羣臣稱賀者亦歷家之誤也嗚呼拘忌之學以天廢人不可以訓夫日者君象也君德不剛則陰侵之而薄食見於日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安得視以為常而不戒懼哉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夫君人者當修德於無事之時而弭變於未形至天變作區區奏鼓

素服撤膳避正寢亦何及矣然與夫信瞽史之誣視以為常而不懼者猶有間也故夫春秋書日食災變凡以垂人君畏天之戒而已而左氏何休乃指一事一臣一國之應以為驗此聖門之叛臣也至於或書朔或書日或不書日或日朔皆不書舊史失之聖人之意不在是吾故略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歷十有三王而書崩書葬者五

周赴於諸侯而魯會葬也故其葬之月日尊諡得書

於魯之史冊孔子亦因史冊而書之書崩不書葬者四周赴而魯不會葬也故葬之月日尊諡不可知也崩葬皆不書者四赴有所不及魯亦不會葬也則崩葬日月尊諡皆不見於史冊孔子亦因而或書或不書焉以見魯之無周而不會葬周室之微而赴告有所不詳也書葬者五惟文九年葬襄王書叔孫得臣如京師昭二十二年葬景王書叔鞅如京師其三則不書大夫如京師不書大夫如京師何以知其會葬曰微者也微者不登於冊又不可書魯人也禮莫重於葬天王諸侯躬行正也以大夫非禮也況以微者乎聖人或書大夫或不書大夫以見意然猶愈失不會葬者之甚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春秋書王臣卒者二劉卷與此尹氏卒是也卒未有書氏者書氏譏世卿也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周